

《明狀元圖考》： 明代科舉考生的夢文化

陳建守*

本文從探討「夢文化」的角度為出發點，以明人顧鼎臣編撰、黃應澄繪圖之《明狀元圖考》的文獻與圖像為中心，分析書中圖文四種不同的呈現方式：一為圖文都不見異象者，二為圖不具異象而文見異象者，三為圖具異象而文無異象者，四為圖文皆具異象者。透過書中主人翁的狀元夢敘事，一方面可以得知當時仕途的壅塞對考生所造成的心理影響，是這些狀元夢生成的文化場域，另一方面則透過闡析圖文背後所承載的歷史真實，藉以窺見科舉制度下中國夢文化之一斑。

關鍵詞：夢文化、《明狀元圖考》、科舉制度、圖像

*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歷史學系碩士，現為國立臺灣大學歷史學系博士班研究生。本文初稿曾蒙林麗月教授寓目，提供許多寶貴的修改意見，在此特別申謝。

壹、前言

夢是人類的共同經驗，超越時空地域之分。但是占夢、說夢或解夢之事則因歷史與文化而異。無論在東方、西方世界都有為夢量身設計的占夢者、解夢書，¹可見夢是有它的文化與歷史傳統的。在中、西方文化的文學、哲學與史料中，記載了大量有關夢的資料。但這些散落各處的材料，不是被視為荒誕不經，就是被認為是絮雜不體的資料，對夢的存在及作用先存著貶抑的態度，很少被加以運用。

近年來史學界對於夢的研究發展，要歸功於心理學大師佛洛伊德（Sigmund Freud）為了解釋精神分析學，透過像口誤、夢的影像等一直不被理會的精神線索，來探討無意識現象的研究所賜。這樣的研究取徑被認為是十九世紀末的人文科學出現了一個孔恩（Thomas Kuhn）意義下的重要研究典範，其特徵是透過「細微的跡象而去理解一個更深層、用其它方法所觸及不到的現實。」²在這樣的啟發下，專研歐洲史的學者，相繼出版關於中世紀的夢文化，³以及十六世紀國家政治與夢的分析等專著。⁴這些研

¹ 劉文英，《中國古代的夢書》，北京：中華書局，1990。

² Carlo Ginzburg, "Clues: Roots of an Evidential Paradigm," trans. by John and Anne C. Tedeschi, *Clues, Myths, and the Historical Method* (Baltimore, Md.: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89), pp. 96-125. 李尚仁，〈如何書寫被排除者的歷史：金士伯格論傅柯的瘋狂史研究〉，《科技、醫療與社會》，3（2005），頁 209-210. Charlotte Furth 著、陳元朋譯，〈憑案例思考〉，收載 Charlotte Furth 等著，《讓證據說話——對話篇》（台北：麥田出版社，2001），頁 30-33。

³ Jean-Claude Schmitt, *Ghost in the Middle Ages: The Living and the Dead in Medieval Society*,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8.

⁴ Richard L. Kagan, *Lucretia's Dreams: Politics and Prophecy in Sixteenth-Century Spain*,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0.

究普遍著重的焦點在於「不同的文化會產生出不同類型的夢，因此對夢的內容的詮釋應該留給心理學家去做，歷史學家應該注意的是如何使用夢來做文化類比。不同文化類型的夢可能支持或反映出該文化的神話、文化慣習或傳統。」因此，夢對歷史學家來說，是一種極為有效的材料，可藉之建構起一種世界觀。⁵

至於中國的夢文化與夢歷史，近十年來大陸學者亦大規模、有系統地匯集資料，分析古代中國的夢理論與夢文化。⁶但檢視其出版的專著，各著作共通的一個弱點就是否定說夢、占夢，並視為迷信，對夢在宗教、文化方面的作用帶有輕視的眼光。站在唯物主義的立場，忽略了夢與宗教、文化生活的密切關係。⁷職是之故，本文擬以成書於萬曆年間，大量記載關於「狀元夢」的《明狀元圖考》做為論述的焦點。在現今學界既有的研究中，對於《明狀元圖考》的使用，筆者寓目所及以艾爾曼（Benjamin Elman）的《帝制中國晚期的科舉文化史》⁸為翹楚，書中闢有專章討論《明狀元圖考》內中顯現的考生心態。但艾爾曼是針對和科舉有關的民間宗教，包括對文昌帝君的信仰，以及其他對考試結果有影響的，諸如關帝和于謙的信仰先作了交代。進而敘述一

⁵ Peter Burke, "The Cultural History of Dreams," in *Varieties of Cultural History*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97), pp. 23-42.

⁶ 參見傅正谷，《中國夢文化辭典》，太原：山西高校聯合出版社，1993；傅正谷，《中國夢文化》，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3；劉文英、曹田玉，《夢與中國文化》，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

⁷ 夏伯嘉，〈宗教信仰與夢文化——明清之際天主教與佛教的比較探索〉，《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台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2005），第76本第2分，頁211。

⁸ Benjamin Elman, *A Cultural History of Civil Examinations in Late Imperial China*,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0.

些民間有關考試的傳說、考場逸聞，預言科舉結果的種種辦法（八字、占星、推算等等）。最後，才去引用《明狀元圖考》來討論狀元以及一般考生的心態。⁹本文認為，上述看法並非不具說服力，不過，猶留有足夠的解釋空間，供後繼研究者開疆闢土。

貳、《明狀元圖考》的成書史

一、顧鼎臣與《明狀元圖考》

顧鼎臣（1473-1540），字九和，崑山人。弘治十八年（1505）進士第一，授修撰。正德初，再遷左諭德，累遷禮部右侍郎。世宗好長生術，內殿設齋醮。鼎臣進步虛詞七章，且列上壇中應行事。帝優詔褒答，悉從之。明代詞臣以青詞結主知，由鼎臣倡也。尋以禮部尚書兼文淵閣大學士入參機務。當時夏言當國專權，鼎臣性情溫和，不能有為，充位而已。嘉靖十九年十月卒官，年六十八。贈太保，諡號文康。¹⁰

《明狀元圖考》目前較常引用的有以下兩種版本，由明文書局據國立中央圖書館藏刊本影印的《明狀元圖考》¹¹與據明萬曆三十七年（1609）吳承恩刻本，收在故宮珍本叢刊系列，由海南出版社出版的《明狀元圖考》。¹²

《明狀元圖考》五卷，明顧鼎臣、顧祖訓編。由顧鼎臣祖孫

⁹ 李弘祺，〈中國科舉制度的歷史意義及解釋——從艾爾曼（Benjamin Elman）對明清考試制度的研究談起〉，《臺大歷史學報》，32（2003.12），頁244。

¹⁰ 清·張廷玉，《明史》（台北：臺灣中華書局，1981），卷193，〈列傳第八十一·顧鼎臣〉，頁5115-5116。

¹¹ 明·顧祖訓編；明·吳承恩訂補；清·陳枚續補，《明狀元圖考 六卷》，台北：明文書局，1991。

¹² 顧鼎臣撰；黃應澄繪圖，《明狀元圖考 五卷》，海口：海南出版社，2001。

編纂的版本記載洪武四年（1371）到隆慶五年（1571）的狀元名錄。其後吳承恩（1506-1582）與程一楨增加了內容，把記載的狀元名錄往後延伸到萬曆三十二年（1604）。從萬曆三十五年（1607）開始到崇禎元年（1628）的增補，則是無跡可循，不知道增補內容的作者是誰。清代的部分，則是由陳枚和簡侯甫兩人多方採集，蒐集的範圍是從崇禎四年（1631）到康熙二十一年（1682）這段期間。增加了清代部分的《明狀元圖考》，就是前述由明文書局出版的版本。不過，清代的狀元只有列名，並沒有圖文說明。

《明狀元圖考》書首有萬曆丁未（1607）沈一貫序、¹³湯賓尹序。¹⁴次為吳承恩所撰寫的凡例九條。復次則為國朝廷試事儀、採用書目。全書共分五卷，每卷前有該卷總目。卷一為洪武四年至宣德八年，計三朝十八科；卷二正統元年至正德十六年，計六朝二十九科；卷三嘉靖二年至萬曆三十五年，計三朝二十九科；卷四為明三及第會元詩文，共有詩一百六十首、表四篇；卷五為明會元及第通考、歷科狀元總考以及京省及第會元分考。書中內容採圖文並列的方式，¹⁵每個狀元附圖一幅，各揭其錚錚者，仿若身

¹³ 出自大學士沈一貫（1531-1615）手筆的序言，代表的是《明狀元圖考》已經受到明代官方的認可。關於沈一貫的生平傳略，可參見清·張廷玉，《明史》，卷218，〈列傳第一百六·沈一貫〉，頁5755-5759。

¹⁴ 湯賓尹（1568-?），明萬曆二十三年（1595）一甲二名進士。安徽宣城人，字嘉賓，號霍林。授編修，萬曆三十八年充會試同考官。次年，進南京國子監祭酒，以會試舞弊被彈劾。著有《睡庵集》、《易翼注》等書。參見潘榮勝主編，《明清進士錄》（北京：中華書局，2006），頁587。

¹⁵ 關於插圖與文字說明並列或分開，對讀者所產生的閱讀意義，可參見 Cynthia J. Brokaw, "On the History of the Book in China," in Cynthia Brokaw and Kai-wing Chow (eds.), *Printing and Book Culture in Late Imperial China*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5), pp. 22-23。日本書籍史研究者大木康認為，

後再現於世。書中文字以宋體刊印，寫手為黃應纘，最擅臨池。而刻圖者為歙縣黃氏諸伯仲，此書為黃氏刻畫傑作之一。¹⁶全書共存 77 圖，其中卷一缺曹鼐圖。

二、顧鼎臣之夢

檢視編輯《明狀元圖考》的作者群中，被安置在書中當成講解「狀元夢」範例的只有顧鼎臣一人。一方面是因為只有他中過狀元，另一方面則可以顯示出顧鼎臣本人也對他所身處的文化氛圍深信不疑。他日後多方蒐集編纂《明狀元圖考》，有個意圖就是要去證明並非只有他的命運獨特不凡，與他具有相似經驗的考生所在多有。¹⁷

弘治十八年（1505），在廷試三百餘人的競爭底下，脫穎而出被拔擢為第一的顧鼎臣，他個人專屬的狀元夢是如何呢？顧鼎臣的夢可以分為三個部分，我試著轉述如下〔圖 1：顧鼎臣之夢〕。

像《明狀元圖考》採取翻閱書本時，可以同時看到右邊的圖和左邊相關的文字，這樣的形式是當時比較高檔的書才得以見到。參見大木康，〈明清小說的插圖格式——與日本江戶小說的比較〉，發表於臺灣大學中文系「明清書籍面面觀」演講稿（2007 年 1 月 17 日）。

¹⁶ 翟屯建，〈徽派版畫的興起與發展〉，《中國典籍與文化》，3（1999），頁 78。

¹⁷ Benjamin Elman, *A Cultural History of Civil Examinations in Late Imperial China*, p. 340.



圖 1 顧鼎臣之夢

顧鼎臣的父親在五十幾歲時，才生下顧鼎臣。顧鼎臣事親至孝，日夜焚香願以自己的壽命替父親添福添壽。一日，顧鼎臣夢見有一隻黃鶴凌空向他飛來。並在夢中見到幾行以硃砂寫成的字，大意是說等到父親八十歲時，可以見到兒子狀元登科。

另一個夢的情節則是，顧鼎臣的「鼎臣」是他的父親早就決定好的名字。原因是顧父曾經夢見家中有人中狀元，顧父原先要將這個名字配給孫子使用，後來不了了之。只得將這個名字配給

他最小的兒子，即顧鼎臣。沒想到，名字取好後，是夜顧父夢見他進入一個叫鄭文康的人的家中，而日後顧鼎臣的諡號正是文康。

最後一個部分，我懷疑是後面的編輯者增補的部分。夢的內容是說有個姓衛的名臣，有個祀祠在顧鼎臣居住的地方。顧鼎臣有日夢見一位身穿紫袍姓衛的人，拿了狀元及第的文書給他。此後，顧鼎臣每過祀祠便虔誠祝禱。某日有一群鄉間的儒生，在這個祀祠休息，隱隱約約好像聽到神明開口說，明日會有個狀元郎顧鼎臣到此地。這些儒生大惑不解，因為鄉間並無顧鼎臣這一號人物，此時，一名姓顧的考生走入祠中，開口便說我正有意改名顧鼎臣呢。¹⁸

這幅圖內中有幾個面向可以解釋。第一，黃鶴在道教的信仰中具有長壽的象徵，前面提到顧鼎臣焚香祈求老父長壽，在這個夢裡的預言是實現的。第二，黃鶴在民間的觀念中，代表的是父親與兒子的關係，這是在講顧鼎臣光耀門楣的榮耀是要與他的老父親一起分享的。¹⁹

參、《明狀元圖考》的內容分析

吳承恩為新版《明狀元圖考》付梓刊印前所寫的序言中，有一句話是在說明這些「狀元夢」的插圖，其選擇的標準是「即鼎元諸公，始終履歷，殆難盡摹；而人各繪一事，事各揭其錚錚者。沈思細繪，令當年神采，異世如見。蓋窺一斑，可知全豹

¹⁸ 顧鼎臣撰；黃應澄繪圖，《明狀元圖考 五卷》，頁 343。

¹⁹ Benjamin Elman, *A Cultural History of Civil Examinations in Late Imperial China*, p. 339.

矣。」這句話在今天看來很有意思，也相當符合圖像研究的準則。研究圖像的學者認為無論在實際或隱喻的面向上，這些圖像材料都只記錄某一個「觀點」(point of view)。創作這些圖像材料的藝術家，他們並非如同照相機一般臨摹場景，而是帶有己身構圖主題的傳達者。觀者所見到的是經過塑造的觀點，亦即一種在意識型態或實際上所呈現的社會觀點。²⁰而《明狀元圖考》的內容中，關於「狀元夢」所呈現的圖文類型並非一成不變，筆者嘗試進行幾種分類，亦加以整理《明狀元圖考》中關於歷史現象的陳述。

一、圖文的呈現方式

第一種是圖文都不見異象者，這可以用《明狀元圖考》中收錄的第一名主人翁吳伯宗的圖文為例。吳伯宗是洪武四年(1371)明朝初行殿試的狀元。吳伯宗的圖描繪的是有人對他作揖、敬酒，看不出有任何異象所在。附在插圖後的文字描述，是將吳伯宗描述為一名每試必中的考生，最後接受皇帝親自策問，被授以禮部員外郎的官職〔圖 2：吳伯宗之夢〕。²¹洪武二十四年(1391)的狀元許觀，是這個分類的第二個例子。圖文描述中的許觀，是一名用功讀書、大小考試都名列第一的人。靖難之變

²⁰ Peter Burke, *Eyewitnessing: The Uses of Images as Historical Evidence* (London: Reaktion Books, 2001), pp. 19、90、117-118。本書中文書評可參見拙作，〈圖像的歷史重量：引介彼得·柏克著《目擊：當作歷史證據的圖像用途》〉，《新史學》，18：1(2007.3)，頁197-203。

²¹ 顧鼎臣撰；黃應澄繪圖，《明狀元圖考 五卷》，頁313。吳伯宗在《明史》有傳，傳記的記載與《明狀元圖考》附文所述，大略相同。見清·張廷玉，《明史》，卷137，〈列傳第二十五·吳伯宗〉，頁3945-3947。

時，許觀與妻女跳水殉節身亡。²²萬曆八年（1580），狀元張懋修的圖文敘述，也是只有縷述他的生平經歷，而無任何異象書寫。²³



圖2 吳伯宗之夢

第二種則是隱含報應的觀念，這類的書寫在《明狀元圖考》中有幾例，筆者轉述如下。需要注意的是，這裡所呈現的報應事

²² 顧鼎臣撰；黃應澄繪圖，《明狀元圖考 五卷》，頁315。

²³ 顧鼎臣撰；黃應澄繪圖，《明狀元圖考 五卷》，頁363。

蹟是只能在附文中得知，在插圖中並無法獲取這類的訊息。狀元邢寬的傳略是一例。永樂二十一年（1388），廷對考取第一的邢寬，被描述為先祖累世為官者，對囚犯慈悲為懷，寧錯失懲罰機會也不濫殺無辜，因而使邢寬得報，順利考取狀元。²⁴天順四年（1460），狀元王一夔的傳略講的是，他的父親王得仁在景泰年間鄧茂七的亂事中，下令鬆綁匪徒並將簿籍焚燬，²⁵這樣的陰德果報到王一夔時實現，王一夔順利考取狀元並官至尚書。²⁶嘉靖八年（1529），狀元羅洪先的故事，是描述他的父親慈悲施捨，見到一座寺中有七口棺材，便施恩奉金。後來羅父生下羅洪先，就把羅洪先的號取為念庵，爾後羅洪先考取狀元，世人以為這是陰報所致。²⁷

果報的觀念還可以從另一個面向來探討。譬如狀元唐皋和舒芬的傳略中，裡頭描述的是唐皋先人的陰宅在風水寶地，所以唐皋狀元及第。舒芬的例子則是與他同科考試的劉世揚，曾夢見神人告訴他今科狀元名為國裳，而舒芬的字正是國裳。另一個關於舒芬「狀元夢」的敘述則是御史蕭鳴鳳長於星命之術，廷試前有人拿了考生八字問他哪一位是狀元命格，蕭鳴鳳不假思索就指出舒

²⁴ 顧鼎臣撰；黃應澄繪圖，《明狀元圖考 五卷》，頁 322。

²⁵ 王得仁寬容對待賊黨的這段歷史，在《明史》他自己的傳中有載，與《明狀元圖考》附文描述相去不遠，見清·張廷玉，《明史》，卷 165，〈列傳第五十三·王得仁〉，頁 4469-4470。

²⁶ 顧鼎臣撰；黃應澄繪圖，《明狀元圖考 五卷》，頁 332。

²⁷ 顧鼎臣撰；黃應澄繪圖，《明狀元圖考 五卷》，頁 350。羅洪先在《明史》是名列在儒林傳中，他的父親羅循是進士出身，他是一位擁有文化資本出身的狀元。見清·張廷玉，《明史》，卷 283，〈列傳第一百七十一·儒林二·羅洪先〉，頁 7278-7279。

芬的八字。²⁸前述兩個例子，其實極為符合《明狀元圖考》編輯者在文中的論斷「事有定數，惟鬼神能知之。」²⁹

第三種則是插圖中明顯預言考生中舉，不需文字加以比附的情況。景泰五年（1454）狀元孫賢的夢便是此例。孫賢在尚未中舉之前，曾經夢見一位穿著金甲的神人，手持黃旗插在孫賢家門前，旗上寫有「狀元」兩字，果真孫賢日後考取狀元〔圖 3：孫賢之夢〕。³⁰嘉靖五年（1526），狀元龔用卿的夢也是如此。龔用卿考試前一晚，曾夢見有龍神在其頭上寫下「狀」字，後來龔用卿果真高中狀元。³¹

最後一種則是《明狀元圖考》最常出現的描述，圖文都具有異象的情況，這樣的異象書寫，通常都與文字比附有關，筆者擇要轉述幾例。永樂四年（1406），狀元林環在前往春試的路途中，某日作夢夢見好友李文淵，送給他狗肉一塊環彎在手臂上。林環後來中了狀元，官至文淵閣學士，才知道這是他中狀元的先兆。因為狀元的「狀」字，偏旁就是「犬」。他當年夢中獲贈狗肉，就是「犬」肉之意。³²景泰二年（1451），狀元柯潛曾夢見自己與賓友身處宴席當中，他自己位列首席。席中有人宰殺羊隻，將羊頭獻給自己。景泰二年就是景泰「辛未」年，符合「羊」頭

²⁸ 舒芬在《明史》有傳，世稱「忠孝狀元」，見清·張廷玉，《明史》，卷 179，〈列傳第六十七·舒芬〉，頁 4759-4763。

²⁹ 顧鼎臣撰；黃應澄繪圖，《明狀元圖考 五卷》，頁 345-347。又可參見汪維真，〈事有定數：明人對科舉功名的認識〉，《史學集刊》，2（2006），頁 22-27。

³⁰ 顧鼎臣撰；黃應澄繪圖，《明狀元圖考 五卷》，頁 329-330。

³¹ 顧鼎臣撰；黃應澄繪圖，《明狀元圖考 五卷》，頁 349。

³² 顧鼎臣撰；黃應澄繪圖，《明狀元圖考 五卷》，頁 318。

之兆。³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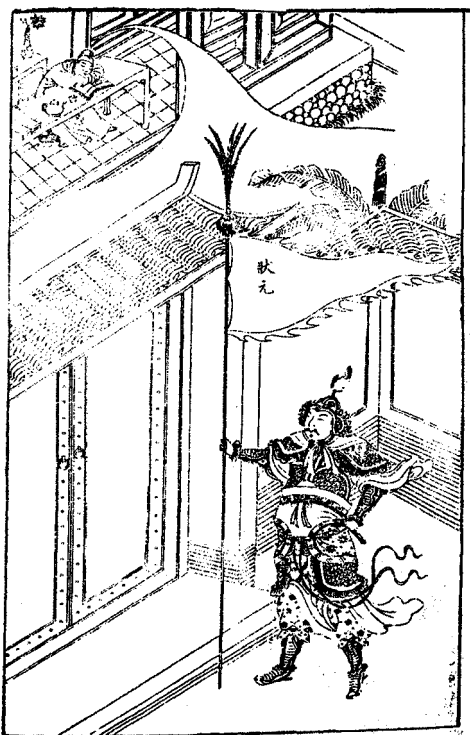


圖3 孫賢之夢

同樣的例子還可以看到正統十年（1445）考取進士的商輅〔圖四：商輅之夢〕。商輅的夢可分為兩個部分，第一個部分講的是商輅出生時滿天火光，同鄉鄰人預言這個小孩必定會大富大

³³ 顧鼎臣撰；黃應澄繪圖，《明狀元圖考 五卷》，頁 329。柯潛在《明史》有傳，見清·張廷玉，《明史》，卷 179，〈列傳第六十七·柯潛〉，頁 4199。

貴的話，這是神話故事很常出現的橋段，不足為奇。重點是在第二個部分，這裡講的是商輅與業師洪士直同宿於學舍中，商輅夢見一個提了三顆人頭的人來面見他。他醒來以後，將夢的內容告訴老師。老師預言他會連中三元。³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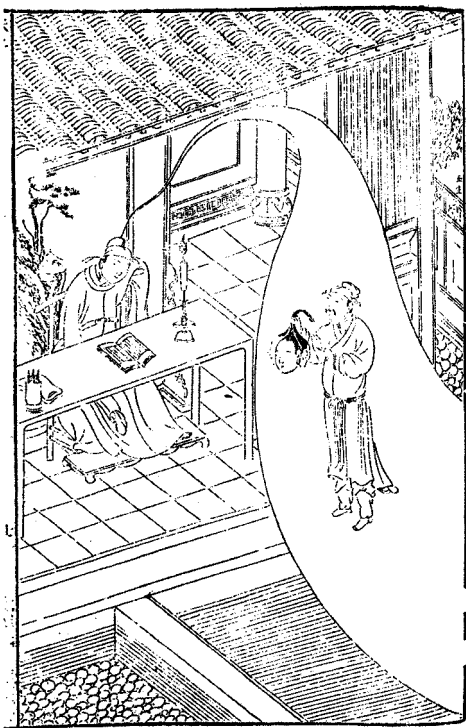


圖 4 商輅之夢

³⁴ 顧鼎臣撰；黃應澄繪圖，《明狀元圖考 五卷》，頁 327-328。

從商輅這幅圖中我們可以看到商輅並不是在努力用功讀書，而是在打瞌睡。這是《明狀元圖考》裡的插圖很常出現的場景，我猜測這是考生們在緊張的競爭壓力下，對仕途的窒礙壅塞所做的回應，顯現了對位極人臣與科考成功歆羨的心理狀態。此外，在中國的夢裡，三顆人頭意指的不是「頭」而是「首」。而且商輅的夢的構圖，並沒有血流成河的景象，商輅本人一點也不驚嚇，只見手提三顆人頭的人緩緩向商輅走去，感覺就像是送商輅一份禮物似的。果然，後來商輅順利考取狀元。³⁵

在《明狀元圖考》中同樣是講頭的故事，解讀的方法卻因主人翁而異。這顯見夢的內容，是隨詮釋者自由心證而定。這也是夢被認為太過主觀，無法當成歷史證據的最大缺陷。萬曆十一年（1583），從三百四十個人中脫穎而出的狀元朱國祚，他的狀元夢裡是出現了一個雙頭人騎著一匹馬，而他自己則是騎在前面往後看著雙頭人〔圖 5：朱國祚之夢〕。需要注意的是，朱國祚的夢的構圖同樣也是他趴在桌上睡覺，夢見了雙頭人卻一副閒適自在的樣子。夢中的雙頭人是一位叫李廷機的人，³⁶李廷機在鄉試、會試都是拔得頭籌，所以是雙「首」的樣貌，而朱國祚騎在馬上回頭看他，表示朱國祚會名列李廷機之前。果然，萬曆十一年李廷機以進士第二授編修，當年的進士第一名，就是朱國祚。朱國祚的狀元夢還有下半集，作夢的人竟然是李廷機。夢的內容是說李

³⁵ 不過，需要附帶一提的是，商輅本人出身仕宦家庭，他的父親曾經當過嚴州府吏。可以推斷商輅其實擁有文化資本，便於攻讀古籍準備科考。商輅的故事顯然不是一個由布衣獲致官位的故事。商輅在《明史》有傳，可見清·張廷玉，《明史》，卷 176，〈列傳第六十四·商輅〉，頁 4687-4691。我所好奇的是，在《明狀元圖考》中平民出身而考上狀元的人所佔的比例有多少？

³⁶ 李廷機的生平傳略，可見清·張廷玉，《明史》，卷 217，〈列傳第一百五·李廷機〉，頁 5739-5741。

廷機在廷試以後，夢見自己削髮為僧，並稱呼另一個姓朱的僧人為師兄。而在閩語的用法中，無髮稱做「元」。夢醒時分，李廷機就懷疑狀元郎可能是姓朱的人氏。果不其然，那科朱國祚考取狀元。³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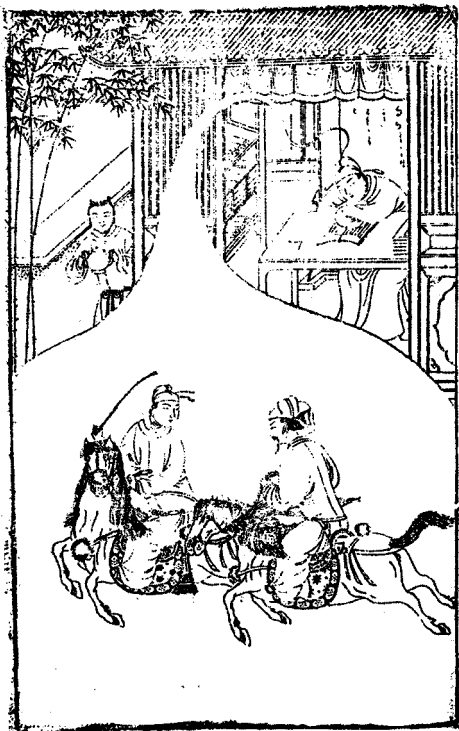


圖 5 朱國祚之夢

³⁷ 顧鼎臣撰；黃應澄繪圖，《明狀元圖考 五卷》，頁 364。朱國祚在《明史》有傳，可見清·張廷玉，《明史》，卷 240，〈列傳第一百二十八·朱國祚〉，頁 6249-6251。有趣的是，朱國祚也是出身在一個擁有文化資本的家庭，他的父親精通岐伯之術，是太醫院的官員。

二、《明狀元圖考》透顯的歷史真實

在整本《明狀元圖考》中，並非盡然描繪考生如何因為某些夢或讖語而中第，在書中也有少量對當時歷史現實面的敘述，筆者嘗試整理如下。洪武三十年（1397）的狀元榜有兩位狀元——陳郊和韓克忠。這也是通篇《明狀元圖考》中唯一的雙榜狀元。附在韓克忠、陳郊兩人圖後的文字大意是說，明太祖洪武三十年二月，會試主考官劉三吾等錄取泰和宋琮等 52 人，皆為南方人。殿試以閩縣的陳郊為第一，北方落第舉人大為不滿，紛紛上告劉三吾是南方人，有意偏袒南方人，壓制北方人。朱元璋遂命張信等人復查，復查結果認為所告不實。北方落第舉人再次上告張信、劉三吾二人互相勾結，有意欺騙皇上。朱元璋大怒，下令將張信及此榜狀元陳郊等人處斬，並命官重新閱卷，最後錄取 61 人，皆為北方人；六月，再行殿試，以韓克忠為狀元。世人稱陳郊和韓克忠為春榜、夏榜進士，之後又改稱為南、北榜。³⁸

宣德二年（1427）狀元馬愉的傳略，³⁹則是前述南北榜之爭的下半集。編書者引用《皇明通紀》的記載，敘述如下。從洪武朝開科取士以來，迄今已有十五科，但都是南方學者一枝獨秀的局面。明仁宗時，出身南方的楊士奇認為國家取才，應兼用南北，不可偏廢。因此希望在試卷之外，寫上南北二字藉以分別考生的地域。如果一科取士百人，則南士佔十分之六，北士佔十分之四。宣宗嗣位以後則規定分南、北、中三個區域取士，以百人論，南卷取 55 人，北卷取 35 人，中卷取 10 人。所謂北卷是指北

³⁸ 顧鼎臣撰；黃應澄繪圖，《明狀元圖考 五卷》，頁 316。

³⁹ 馬愉在《明史》有傳，見清·張廷玉，《明史》，卷 148，〈列傳第三十六·馬愉〉，頁 4144-4145。

直隸、山東、河南、山西和陝西。中卷則是四川、廣西、雲南、貴州、鳳陽、廬州二府及徐、滁、揚三州。剩下的地域則為南卷。⁴⁰

肆、結語

本文是以《明狀元圖考》內中所刊載的圖文為論述中心，嘗試從幾個面向去探究這本記載「狀元夢」的著作，如何呈現出當時試子對仕途的窒礙壅塞所做出的回應。本文進行的分析策略有如下幾種。首先，將書中插圖分成有無異象者；繼而以插圖的附文作為另一種分疏的辦法，從中取樣進行分析。最後共得到四類圖文呈現的狀況：圖文都不見異象者、圖不具但文見異象者、圖具但文不見異象者、圖文都具有異象者。當然，《明狀元圖考》絕非一本記錄光怪陸離情事的著作，內中也會有對社會現實面的描述。不過，這純屬零星的記載，書中大部分的篇幅還是集中在談論「狀元夢」如何成形、應驗在個別主人翁身上。筆者由此大膽推論本書編輯群之一的吳承恩，希望將此書「試懸國門，可以喚醒塵夢」這樣的論述可能僅止於口號，實際的成效似乎不大。

在歷史學門長久的訓練以來，我們慣於聽文字說故事。文字與圖像畢竟是南轅北轍的兩種敘事語言。圖像的歷史書寫，猶如歷史縫隙裡的細微聲音。在《明狀元圖考》中，我們卻領略到圖像材料的風姿綽約與其多變的承載敘事能力。圖像可以一語道破文字所無法單獨負荷的歷史重量，足以勾勒出無數文字才能再現的歷史場景，也可能帶來一種嶄新的研究視角，讓歷史從圖像中

⁴⁰ 顧鼎臣撰；黃應澄繪圖，《明狀元圖考 五卷》，頁 322-323。上述兩段歷史可見清·張廷玉，《明史》，卷 70，〈志第四十六·選舉二〉，頁 1697-1698。

汨汨流洩。透過《明狀元圖考》，我們可以獲窺圖像與文字如何攜手，共同道出諸多光是文字無法道盡的事，搬演細膩又幽微的紙上劇場。